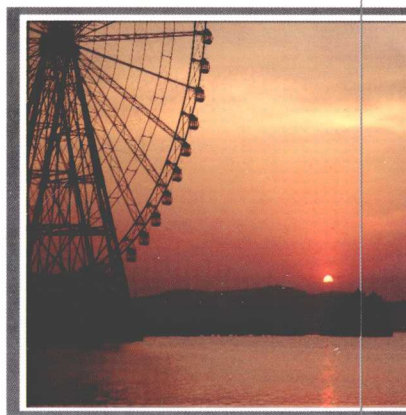


心 一 灵 物 语

FENGzhong
WANGSHI

风中往事

高 雷 著



黄河出版社

策划主编 钱国栋 纪广洋

责任编辑 卢建明 封面设计 焦萍萍 监制 葛春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中往事/高雷著. —济南:黄河出版社,2009. 12

(心灵物语丛书. 第2辑)

ISBN 978 - 7 - 5460 - 0120 - 3

I. 风… II. 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1556 号

丛 书 名 心灵物语丛书(二)
书 名 风中往事
作 者 高 雷 著
出 版 黄河出版社
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英雄山路 21 号 250002)
印 刷 山东和平商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1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60 - 0120 - 3
定 价 405.00 元(共 15 册)



[序]

永远年轻的心跳

——读高雷的小说集《风中往事》

李玉文

写诗的高雷(可能他的网名青草山坡名气更大些),有这么多的小说作品,让人没有想到。这个即将出版的十万多字的集子,我一篇篇地看下来,不仅惊异于他的文笔、才思和才情,更惊异于他年轻的心跳,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有一颗年轻的心跳动着在那些文字里。一个已届不惑之年的男人还能够有如此年轻的心跳么?

高雷,是很多年前我们那伙文学青年之一。最初,他并没让我特别留意,很“文”的那类,处事低调,大家凑在一起时,很少发表言论,即使发表言论,也不那么惹人注目,即使自己的观点与别人不一致,也让人感觉不到争执。后来,我慢慢注意他,大概是因为我们那伙人大都散了,经商的经商赚钱的赚钱当官的当官,都什么年代啦,谁还写诗作赋搞文学创作啊,“文学青年”据说是这个社会最让人受不了的贬义词之一,可高雷依然是十多年前的样子,保持着文艺青年的文和雅。说起话来,还是诗歌,还是文学,还是文友,还是爱情、友情,还是理想和梦。看得出来,高雷像宝贝一样珍爱着文学,不因年龄的增长,不因工作的变化,也不因生活的变故而变化。

从高雷的小说中,读出的是一股带有清淡书卷味、优雅小资味的青春气息。做人也好,作文也好,在经历岁月和生活的沧桑后,能保持这份心境其实非常难得。那是对生活、对世界、对爱情、对友情的一种执着的追求,不被世尘覆盖,不为经历而麻木,也不因伤痛而蜷缩。

有位年轻的朋友非常喜欢王菲说过的一句话,大致意思是爱是种莫名其妙的东西,说不定在电梯里遇到一个维修工就爱上了呢。不相信爱的感觉的人,肯定嗤之以鼻认为这爱也太随意。高雷在《有时,你的眼睛总是在欺骗你》中,描绘了一个比这更荒诞的童话: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与一个正欲行窃自家的小偷对视,便产生了爱的火花。这是一种不需要结果的爱恋,作者也只在意那种瞬间的感觉描写,无意于结果,使得这个小说更像一个毫无道理毫无来由的童话。其实,唯美的爱情就是这么产生的。在“廊桥”附近的那个小镇上,颠沛流离的 robert 与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农妇 francisca 遭遇爱情时,也没有任何先兆和理由。在空间上,两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上帝只给了 robert 向 francisca 问路这一点点的机会;在时间上,当这两个人相遇的时候,正赶上 francisca 的丈夫和孩子们离家4天去城里办事,也就是上帝只给了他们短短4天的时间。可一段震撼世界的爱情却点燃了——这就是《廊桥遗梦》。也许这一生再也不见了,高雷笔下的篷子和安红的对视,却一定会成为两个人心中一个深深的爱的印迹。

高雷的小说,并不把笔墨放在故事上,更多的是制造一种氛围,给人一怦然心动的感觉。《死亡一种》的那个无奈而坚守的小红,《码头》中那个梦想有一条通往远方的河的主人公,《你忘了回家的



路》中那个癫狂了的男孩,《小雪》中那个让人心疼的女孩小雪,读来都让人心动、心疼和心碎。

高雷喜爱朗读,他诵读的诗文即便质量并非上乘,也往往很动人,因为他是用心在朗读,那么的虔诚和认真。高雷有许多文学、特别是诗界的朋友,他像珍爱诗文一样珍爱自己的这些朋友。

不惑之年的高雷和我们这些人一样,岁月在身上、脸上、眉间、眼角都无情地刻上了印迹,但让人感动和欣慰的是,高雷跳动的心一直年轻,从未衰老甚至沧桑过,我相信,他的文字是从他年轻的心中跳动出来的。

(如需要电子文本,可从我的博客上取,博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81ec30100entw.html)



目 录

序：永远年轻的心跳(李玉文)	1
----------------------	---

有时，你的眼睛总是欺骗你	1
--------------------	---

安红弯曲的身体绷成一张弓，有警惕的成份含着，肌肤在宽 大的睡袍中紧张起来，袍边在蓬子紧张的眼神余波中微微颤抖 死亡一种	22
---	----

 寒光一闪，刀从老钱粗短的脖颈无所阻拦地走过了。老钱感
到一丝凉意之后，轻轻地“哼”了一声，血就喷涌而出了。

码 头	29
-----------	----

 码头在哪？河的影子都没见到，心里有些失落。会不会走错
了方向？记忆中河是在村庄的南面，有一条像样的土路穿过河上
的一座拱桥直抵南方……

你是忘了回家的路	36
----------------	----

 此时的春天已经眼见着逝去了，麦苗儿已经扶摇抽穗。郭艺
也想不起该带阿霞往哪里走，他一刹那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三岁的
童年世界……

大鸟飞翔的日子	44
---------------	----

 一个多么可爱的女孩子啊，背着吉他，独自穿行在火红的枫

林中,遇雨不躲,却以清凉的吉它弹响一曲古典的浪漫。

把往事留在风中 54

书生坐在阿雯的床头,见到自己去年出的诗集摆在枕边。

书生看堆在桌上的几本杂志,他惊异地发现几乎每本书上都有自己的作品,是有意收集的,还是巧合?

古典爱情(之玉碎) 76

见一匹白马飞驰而来,马上俯身卧着一个绝代佳人,粉红色短衣裤,小打扮,一双凤目炯炯有神,鼻子、眉毛、嘴还未看清楚,白马已风般地绝尘而去。

默片时代的爱情 84

我伸出手径直拉住了小燕的手,小燕的手奇异地伸着、擎着,相握的一瞬我才看清两只圆润饱满的小手是同时出发的,在我俩身体的正中它们相遇了……

少年棋士 93

回家的路显得漫长而又无聊,枯草凄凄的秋天看到了一个打马路边的少年的泪,犹如晨起的露溅在脆折的草叶上,将黄未黄的草也哭了,有秋雁凌空南飞,有掉队的孤雁凄声长啼,断人心肠。

李晖出家 106

朋友在说:“李晖出家了。”朋友应和道:“是啊!”李晖从我的脑壳中拂尘而去。我见到她的影子像一只黑色的鹤,长长的腿支撑天空中的一蓬飞翔。

风中蝴蝶 116

时光突然停下来,在一个淫雨的早晨,空洞穿过庭堂进入



肉体,让一天的开始迷茫无序。我见到那样一个凄美的女孩子
还是第一次,她完完全全改变了在我记忆中的形象。

小 雪 137

我特意到花店订了小雪喜欢的太阳菊,火红的一束,坐车
按照她提供的地址过去,小雪坐在树阴里等着我,手里拿一
本张爱玲的小说在读,四处安静得一点声响也没有。

后 记 148



有时,你的眼睛总是欺骗你

一个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难。一扇窗关闭了几多春秋?里面的人和事发生了几多变迁?只有打开窗走进去,你才会有所发现。就在这样一个下午,蓬子打开了一扇不轻易打开的窗子,像阳光一样没遮没拦地进入了安红的世界。没有欢迎辞,也没有拒绝,安红站在空阔的房间里显得异常平静。安红是在回转身想到茶几上找一本书或别的什么东西时看到蓬子的,蓬子正愣愣地呆在打开后又轻轻掩上的窗边。

安红惊奇于这个从天而降的奇异少年,安红不相信眼前这个少年的真实。午后的阳光从蓬子的身后透过绿色天鹅绒的窗帘照射在安红惊奇的目光中。安红也愣在茶几旁,刚刚从茶几上拿起的一本杂志轻轻地又平躺到了茶几上。安红弯曲的身体绷成一张弓,有警惕的成份含着,肌肤在宽大的睡袍中紧张起来,袍边在蓬子紧张眼神的余波中微微颤抖。随着安红慢慢展开身躯,美丽的眼神从最初的惊奇、紧张,慢慢地过渡到困惑。当这个午后刚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年轻女孩,完全舒展开她慵懒的躯体与这个不请自到的美少年蓬子相峙时,安红一瞬间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丝浪漫的遐想:他,会不会是上天赐予我的,

我要一生寻找的少年呢？

美少年蓬子有着笔挺的鼻梁和白皙的肤色，中等个，一双含情的大眼睛在背光的窗前朦胧而优雅。内心的极度紧张并没有在脸上流露出来，嘴角微翘着，眼神平淡而有力。他见到站在明亮空间中的女孩的脸颊飞上一片红晕，蓬子知道了怎样化解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这是一个多么天真幼稚的女孩啊，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出身富裕家庭的女孩是多么地涉世不深，虽然年龄在二十岁上。她的大部分时间肯定是在别人的呵护中渡过的，甚至能看到她浪漫的一面，有着许许多多类似中学生式的对于世界充满美丽遐思的一面。蓬子虽然还不到二十岁，或者说刚刚走到二十岁的十字路口，但蓬子的经历注定了他的成熟感。不仅仅是自身认为，给别人的印象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男子汉，而不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了。

故事就在这样一个午后，在这样一个有着灿烂阳光的空间里开始了。

1

蓬子走在大街上。独自一个人走在大街上。

这时刻的蓬子只有十岁，他之所以独自漫无目的地行走在大街上，不是他不想有目的地到达一个温暖的地方，而是他没有选择。一个不具备选择能力的孩子是多么地需要别人的帮助。蓬子是从战争升级的家庭中出走的，学校他都不太乐意去了，他感到很没面子。他的父母丝毫不考虑他的面子，好像他从小就没有面子一样。

蓬子走在大街上，没的选择的蓬子走在大街上，午夜的大街上。想象一下，一个十岁的小男孩走在大街上是多么地楚楚可怜。没有



选择地选择让他走在大街上,蓬子当时的心境是无怨无悔。

第一次出门,在午夜,蓬子在瑟瑟的寒风中爬上一道移动的墙,一睡就是一天一夜。昏暗的车厢里充满了腥味,像是一节从海边走过的车厢,满车厢的海风鼓荡着,摇晃着蓬子这个可怜巴巴的孩子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醒来,在另一个城市的天空下。“这里不会有人认识我了,”蓬子想:“这样好,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我是从一个不幸的家庭中出走的孩子了。”蓬子从车厢里爬出来,他没有出站口,他小小的年纪也知道那会受到铁路上大人的责难。他顺着铁道背向出站口,一蹦一跳地消失在初升的阳光里,像一只出笼的小鸟,孤单却极为自由。自由是一件多么令人惬意的事情啊,可以完完全全地拥有一整天的阳光和风,这对于蓬子是特别的重要。上学校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被老师监管着,连偷偷溜进教室的阳光一缕、风一阵也是不能轻易地与之交谈的。一个迷恋阳光与风的少年憋闷着与她们近在咫尺却无法交流,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现在好了,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左牵风,右携阳光,蓬子喜滋滋地走在新城市清晨寂静的街道上。

但这种快乐很快被“咕咕”叫的肚子给消灭掉了。蓬子一想到饿就感到浑身不舒服,蓬子平时的胃口好极了,可以说“吃嘛嘛香”。蓬子瞅瞅街市两旁,嘿,有了,小小的年纪有了第一个大胆的想法。因为他看到街面两旁买早点的早已将各类食品摆出来招揽食客。可因为还早那么十几分钟,街面上稀稀拉拉地,饭铺的主人并不是怎么靠在外面,而是忙着在屋内准备着,料理着……

蓬子想买几个包子吃,可翻遍了口袋也就两块来钱,还是上两

天父亲给的早餐钱省下的，“这钱先不能用！”蓬子琢磨，“以后用钱的时候多了，可钱就这两块了！”一个“偷”字闪进了蓬子的脑袋瓜，“成吗？不成！”“不成怎么办？干饿着？也不成。”蓬子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脚步却不由自主地靠近了盛蒸包的蒸笼，“就一次，又没人看见，看见了我给他钱就是了！”蓬子人小个不算短，伸手扯个方便袋，打开蒸笼，一阵热气腾起，一笼八个雪白的蒸包呈现在蓬子面前，蓬子呵着手一个、两个、三个地塞满了方便袋，赶紧再将蒸笼盖好。热气散尽，蓬子瞅瞅早点铺里的人并没有注意到他，他提醒自己，“不要慌”，心却跳成了块，像是急不可耐的小兔子蹦呀蹦地要窜出来。蓬子将包子往怀里一揣，“唉哟”烫得差点喊出来，忙提着离开点身子，左手抡着衣服，“慢着点、慢着点”地提醒着自己，脚步却一只脚比一只脚快，两只脚谁也不甘落后，差点跑起来。出了这个街面，蓬子才长出了一口气，伸手抹去头上一大片汗珠，不敢回头地拎出包子，慢条斯理地大口吃起来。蓬子听到身后街面上传过来的一、二声：“包子，热乎的”的叫卖声。

这第一次的镜头不断地出现在蓬子的脑海，看来要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了。生存的第一步，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别无他能，流浪成为他所有阳光灿烂日子的主题。

2

安红兴冲冲地赶回家，今天并不是星期六、星期天，而是除此之外五天中的一天，是大部分全民工作、上学的日子。安红在上午九点钟学校刚刚打了上课铃后跑出来的。下两节课是那个讨厌的“大块头”的体育课，他老爱借上课的机会骚扰女生。一个刚离过婚的



男人,就因为与上一级的女生有不正当的来往,被人家女孩家长找到学校,闹得沸沸扬扬。老婆早想抓个把柄,长时间没得手,这一下逮住了,是不可能善罢甘休的,一纸离婚状上了法庭,任你个“大块头”如何,铁了心的老婆是不会再与你过下去了。据说“大块头”在老婆面前失尽了威风,却也终未挽回败局。学校因此对其“另眼相看”,念在多年的教师情上,老校长才网开一面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可这种人狗改不了吃屎,没出两个礼拜,又开始对女学生不轨,好在他是臭名远扬,没人上他的当,也不再有人肯吃他的亏。他灰溜溜地,上个课没几个人去,几乎到了他的课跟放羊一样,好多学生都自由活动,安红只是其中的一个。

安红的父母在轻工纺织公司上班,平时中午一般不回来。安红的学校离家很近,两站地,是这个城市中的一所省属高校。安红喜欢没事回到自己的小窝里,看点书,睡点懒觉,或乱思乱想一通,她这个年龄也正是有心事而不愿吐露的年龄。

安红打小在这个城市长大的,她渴望着远走高飞,去看看外面的天空。可父母就她这么一个宝贝疙瘩,愣是将她留在身边上学。安红有好一阵子埋怨父母,可父母讲的也有道理,“在哪还不都是学习,在这上学有什么不好? 一个女孩子家,在身边什么都方便,大人也安心,况且分配也能找个好的单位,不是?”

安红今天心情特别好,正因为上体育课有了自由的时间心情更好。上午第二节课临下课时,男生吕杰正式地向她提出邀请,请她下周六与他们几个男生组织到昭阳洞旅游。安红知道吕杰一直在关注着自己,这个海滨城市来的男生有着魁梧的身材和良好的组织能力,篮球打得特棒,是系篮球队的中锋。安红并没有立刻答应他,

安红说：“下周再说吧，还早着呢？”心却暗自“扑扑扑”地欢跳起来，安红自骂自“干吗呀，这么动情！”，其实心中的白马王子也大概就是吕杰这类人，吕杰惟一不好的，惟一让安红目前不太满意的是吕杰不太细腻，有些粗鲁的成份。安红不喜欢，安红喜欢的是侠骨柔肠的男人。

揣着心事赶回家的安红胡乱翻了几本杂志，边看边吃，在她柔软舒适的席梦思床上尽享着时光的温暖与心情的美好。近中午时，冲了个澡，夏末的天气依旧让人昏昏欲睡，换上睡袍想躺着再读书，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卧室的门被风轻轻地掩上，一个美丽少女的美梦也悄悄地拉开了序幕……

3

蓬子初到这个城市并很快有了个归宿，得益于他在第一天早上就碰到了老张这样的一个人。

老张，退休工人，喜欢早晨起来溜步。清洁干净地走在新一天的街道上，老张感到一种年轻久违的感受。老张先前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城里没啥子亲戚朋友，到退休的时候，老家也没什么人可供他牵肠挂肚。一辈子老张膝下无儿，老伴又于前年病故，把个孤老头子孤单地留在了世上。老张是信佛的，老张想，莫非是我前世造下了孽，要我今世来还不成。这样一想反而安宁了，一切归罪于前世老张的心态平和，生活倒也自在了许多。他仿佛有了一种“赎罪”的责任，逢事总要伸一把手，主持主持正义。帮邻居百舍地接送一下小孩，倒落得口碑甚好，生活上也就得到了更多人的照料。一个人的生活渐渐地也觉不出孤单，反倒感到了生的可贵，人的可贵。这



些日子他想如果能找个伴，夜深人静的时候听他唠叨唠叨，岂不好上加好，要不万一有了病嘛地，岂不连个送信、端碗水喝的人也没有呀！这倒一时间成了老张的一桩心事。好些日子没心事了，一个吃饱了不饿，悠哉、悠哉的人如今一旦有了心事，就马上变得心事重重起来。甚至昨天小刘家的胖小子天快黑了还未给人家接回来，小刘夫妇下班后来老张家领孩子，老张才醒过盹来，连连道歉。并与小刘夫妇二人直奔幼儿园，好在幼儿园老师负责任，看着一个小孩一直等在教室里，才有惊无险。小刘夫妇也没说什么，可老张心里却难受得不行：“这么多天没事，今个我这是咋着了？”

经历了这一场之后，小刘夫妇不再托付老张接送孩子了。这一闹，老张心里闷了老大一团气，发又发不出来，刚冒出的心事未了，这又一桩心事压上心头。老张一夜之间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苍老了许多，老张想：“莫非我真的老了吗？”这么一想，一股苍凉的心情就弥漫上来，令老张终日恍惚不宁。原本平淡的日子变得尴尬起来。

在这样一种心情之下，老张一大早赶起来到街上溜弯，老张不愿意到公园之类的地方去，那些手舞足蹈的老年人他受不了，心理上受不了。他是一个受惯了清静的人，只一个人在空旷的大街上散步，他感觉要比在一大摊子人的公园里强多了。心情平静，安然自如，真真正正地与自然切近，于城市切近。慢慢地看太阳从遥远处、从楼群间跳出，新的一天的阳光普照下来，世界又变成明亮的世界。老张漫步其中，享受着阳光的抚慰，感到生之美丽，感慨岁月流逝，落叶轻轻地飘扬，踩在脚下发出“吱呀”的声音，在清晨很清脆入耳。老张想人生何不就像这一枚叶子一样呢？季节到了，生命停止了摆

动,大地成为最后的归宿。老张想到此不禁有些黯然神伤。

早晨见到的极大多数都是一些知道了生之将尽的老人,他们在拼命地与死神做着最后的抵抗。一年、两年,晚年的人们把时光用在了锻炼身体之上。养生成为晚年的主题,面对匆匆而逝的光阴,愈来愈少的美好时光,有几人显得坦然。历尽磨砺的人希望能多一点时间享受应该享受却没有享受到的,希望利用这并不太多的光阴得到一份人生的圆满。人,从一生下来就在为此而努力,却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几千年下来,人生的轨迹并不因世事的翻天覆地而有所大的改变。少年无知,青年劳作,中年奔波,老年孤寂,人生莫不如此,有钱人如此,无钱人也如此。没有例外,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宇宙间一个大循环的补充。循环的人生中喜怒哀乐愁思苦想布满了躲不过的陷阱和纠缠不清的是是非非,大多的人带着生的留恋而撒手西天。人生,就是这两个字,无奈,或者是遗憾。老张想想自己这一辈子,平淡无奇,苦也苦过,不是什么大苦,苦大仇深的苦;乐也乐过,不是什么大乐,瞬间的事,如风而逝。老张算不上一个不幸的人,比比那些晚景凄凉的老人,老张的幸福起码达到了小康水平。

老张是个知天乐命之人,他喜欢走在空旷的马路上独自享受这一份清静。身体没什么大毛病,还硬朗得很,不需要费心劳累地练什么香功、中功之类的玩意。老张早年的一个工友是从河南陈家沟来的,教老张一套陈氏八十四式太极拳。遛完大街,找个僻静之所在,平心静气,行云流水般地走上一趟,那感觉好极了。有花香弥漫,有轻松欲飞的感觉。

老张走到吃早餐的时候,无意中一抬头见到对面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正从笼屉里拿包子。对面的小铺前并没有什么人,一阵热气



散尽之时，老张见到小男孩将右手按在衣服里，快步朝北走去了。老张想：这个小扒手！转念一想不对！这么早的天，这么小的年纪，会不会是一个不幸的孩子呢？可别让这孩子学坏，或许还有救，这么小。

在蓬子第一次得手，正庆幸地走在大街上之时，蓬子不晓得已有人悄悄地盯上了他。世界无序中包含了一种大秩序，命运更在这个大秩序中循环。老张和蓬子定是有缘，不然毫不相干的两个人怎么会这么巧合地走到了一起？一老一少，两个孤单，如果合在一起就不再孤单了，这是老张的想法。蓬子在前面走，并没有意识到有人在后面跟着，适才那一阵慌乱之后蓬子恢复到少年无忧的时光中。左看看右瞅瞅，连蹦带跳地，一派活泼快乐的模样。老张看在眼里，大体弄懂了这孩子的来历，不像是个“学坏”了的野孩子。大约刚刚从家里“逃”出来，究竟什么情况还不太清楚，老张加快脚步赶上去，一下抓住了蓬子的手……

4

安红并没有获得一个优美的梦境，倒是在梦中又出现了体育老师那张邪恶的脸，并追着她到处里跑，跑着跑着天快黑了。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大块头”那邪恶的笑在空间里回荡。安红害怕极了，捂着耳朵，闭着眼睛大声地呼救……吓出一身汗，蓦地醒来，暖洋洋地，安红坐在床上愣了一会，用手抹去额头的冷汗，拢了拢弄乱的秀发，下得床来。伸了个懒腰，家里静悄悄地，时针的秒针在“嘀哒、嘀哒”地走着。

安红转到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哗哗的水声在这时刻显得炸响。